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卷 四

龙堂灵会录

吴江有龙王堂，堂，盖庙也，所以奉事香火，故谓之堂；或以为石崖陡出，若塘岸焉，故又谓之龙王塘。其地左吴淞而右太湖，风涛险恶，众水所汇，过者必致敬于庙庭而后行，夙著灵异，具载于范石湖所编《吴郡志》^①。

元统间^②，闻生子述者，以歌诗鸣于吴下。因过其处，适值龙挂^③，乃白龙也，髻鬣下垂，如一玉柱，鳞甲照耀，如明镜数百片，转侧于乌云之内，良久而没。子述自以为平生奇观，莫之能及。雨止，登庙，周览既毕，乃题古风一章于庑下曰：

龙王之堂龙作主，栋宇青红照江渚，岁时奉事孰敢违，求晴得晴雨得雨。平生好奇无与侔，访水寻山遍吴楚，扁舟一叶过垂虹^④，濯足沧浪浣尘土^⑤。神龙有心慰劳苦，变化风云快观睹，髻尾蜿蜒玉柱垂，鳞甲光芒银镜舞。村中稽首朝翁姥，船上燃香拜商贾，共说神龙素有灵，降福除灾敢轻侮！我登龙堂共龙语，至诚感格龙应许。汲挽湖波作酒浆，采掇江花当肴脯。大字淋漓写庭户，过者惊疑居者怒。世间不识谪仙人，笑别神龙指归路。

题毕，回舟，卧于篷下。忽有鱼头鬼身者，自庙而来，

施礼于前曰：“龙王奉邀。”子述曰：“龙王处于水府，贱子游于尘世，风马牛之不相及也。虽有严命，何以能至！”鱼头者曰：“君毋苦，但请瞑目，少顷即当至矣。”子述如言，但闻风水声，久之，渐止，开目，则见殿宇峥嵘，仪卫森列，寒光逼人，不可睇视，真所谓水晶宫也。王闻其至，冠服剑珮而出，延之上阶，致谢曰：“日间蒙惠高作，词旨既佳，笔势又妙，庙庭得此，光彩倍增。是以屈君至此，欲得奉酬。”

坐未定，阍者传言客至，王遽出门迎接。见有三人同入，其一高冠巨履，威仪简重；其一乌帽青裘，风度潇洒；其一则葛巾野服而已。分次而坐。王谓子述曰：“君不识三客乎？乃越范相国^⑥，晋张使君^⑦，唐陆处士^⑧耳，世所谓吴地三高是也。”王对三客言子述题诗之事，俱各传观，称赞不已。王曰：“诗人远临，贵客偕至，赏心乐事，不期而同。”即命左右设宴于中堂，凡铺陈之物，饮饌之味，皆非人世所有。酒至，方欲饮，阍者奔入曰：“吴大夫伍君在门。”王急起迎之。既入，范相国犹据首席，不能谦避。伍君勃然变色而谓王曰：“此地乃吴国之境，王乃吴地之神，吾乃吴国之忠臣，彼乃吴国之仇人也。吴俗无知，妄以三高为目，立亭馆以奉之。王又延之入室，置之上座，曩日吞吴之恨，宁忍忘之耶？”即数范相国曰：“汝有三大罪，而人罔知，故千载之下，得以欺世而盗名。吾今为汝一白之，使大奸无所容，大恶不得隐矣！”相国默然，请闻其说。

乃曰：“昔勾践志于复仇，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。以此战伐，孰能御之？何至假负薪之女^⑨，为海淫之事，出此鄙计，不以为惭。吴既已亡，又不能除去尤物^⑩，反与共载而去。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，高颉违令而诛丽

华^①，以此方之，孰得孰失？是谋国之不臧也。既已灭吴，以勾践为人，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同逸乐，浮海而去，以书遗大夫种^②云：‘蜚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子可以去矣。’夫自不能事君，又诱其臣与之偕去，令其主孤立于上，国空无人，于心安乎？昔鲍叔之荐管仲，萧何之追韩信，以此方之，孰是孰非？是事君之不忠也。既已去位，本求高蹈。何乃聚敛积实，耕于海滨，父子力作，以营千金，屡散而复积，此欲何为哉？昔鲁仲连辞金而不受^③，张子房辟谷而远引^④，以此方之，孰贤孰愚？是持身之不廉也。负此三大罪，安得居吾之上乎？”

相国面色如土，不敢出声。久之，乃曰：“子之罪我则然矣！愿闻子之所事。”伍君曰：“吾以家族之不幸，遍游诸国，不避艰险，终能用吴以复父兄之仇，又能为夫差复父之仇，则孝为有余矣。事吴至死不去，以毕志于其君，虽遭属镂之惨^⑤，终无怨词，则忠为有余矣。君不终用，至于临死，又能逆料沼吴之祸，而为身后之忧，则智为有余矣。使吾尚在，则会稽之栖，不可以复振；槁李之战^⑥，不可以诡胜；而越之君臣将不暇于朝食，又焉能得志于吾国乎？盖尝论之，吴之亡不在于西子之进，而在于吾之被谗，越之霸不在于种、蠡之用，而在于吾之受戮。吾若不死，则苎萝之姝，适足为后宫之娱；荣楯之华^⑦，适足为前殿之夸；姑苏之台，麋鹿岂可得游；至德之庙^⑧，禾黍岂至于遽生哉！惟自残其骨鲠，自害其股肱，故仇人得以乘其机，敌国得以投其隙，盖有幸而然耳。岂子伐国之功，谋国之策乎？”相国辞塞，乃虚位以让之。伍君遂据其上，相国居第二位，第三、第四位则张使君、陆处士，子述居第五，王坐于末席。

已而酒行乐作。王请坐客各赋诗歌以为乐。伍君乃左抚

剑，右击盘，朗朗而作歌曰：

驾鲈膺之长舟兮^①，览吴会之故都。怅馆娃之无人兮，麋鹿游于姑苏。忆吴子之骤强兮，盖得人以为任。战柏举而入楚兮，盟黄池而服晋^②。何用贤之不终兮，乃自坏其长城。泊甬东^③而乞死兮，始踟蹰而哀鸣。泛鸱夷于江中兮，驱白马于潮头^④。眄胥山^⑤之旧庙兮，挟天风而远游。龙宫郁其嵯峨兮，水殿开而宴会。日既吉而辰良兮，接宾朋之冠珮。奠椒浆而酌桂醕兮，击金钟而戛鸣球。湘妃汉女出歌舞兮，瑞雾霭而祥烟浮。夜迢迢而未央兮，心摇摇而易醉。抚长剑而作歌兮，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气。

歌竟，范相国持杯而咏诗曰：

霸越平吴，扁舟五湖，昂昂之鹤，泛泛之凫。功成身退，辞荣避位，良弓既藏，黄金曷铸？万岁千秋，魂魄来游，今夕何夕，于此淹留！吹笙击鼓，罗列樽俎，妙女娇娃，载歌载舞。有酒如河，有肉如坡，相对不乐，日月几何？金樽翠爵，为君斟酌，后会末期，且此欢谑。

张使君亦倚席而吟诗曰：

驱车适故国，挂席来东吴。西风旦夕起，飞尘满皇都。人生在世间，贵乎得所图。问渠华亭鹤^⑥，何似松江鲈？岂意千年后，高名犹不孤。郁郁神灵府，济济英俊徒。华筵列玳瑁，美酝倾醍醐。妙舞蹑珠履，狂吟扣金壶。顾余复何人？亦得同歌呼。作诗记胜事，流传遍江湖。

陆处士遂离席而陈诗曰：

生计萧条具一船，笔床茶灶共周旋。但笼甫里能言鸭^⑦，不钓襄江缩项鳊^⑧。鼓瑟吹笙传盛事，倒冠落珮预华筵。何须温峤燃犀照，已被旁人作话传。

子述乃制长短句一篇，献于座间曰：

江湖之渊，神物所居；珠宫贝阙，与世不殊。黄金作屋瓦，白玉为门枢；屏开玳瑁甲，槛植珊瑚珠。祥云瑞霭相扶輿，上通三光下八区；自非冯夷与海若^①，孰得于此久踟躇！高堂升宴罗宾主，礼数繁多冠冕聚；忙呼玉女捧牙盘，催唤神娥调翠釜。长鲸鸣，巨蛟舞，鼈吹笙，鼉击鼓。骊颔之珠照樽俎，虾须之帘挂廊庑。八音迭奏杂仙韶^②，宫商响彻逼云霄；湘妃姊妹抚瑶瑟，秦家公主来吹箫^③。麻姑碎擘麒麟脯，洛妃斜拂凤凰翘；天吴紫凤颠倒而奔走，金支翠旗缥缈而动摇。胥山之神余所慕，曾谒神祠拜神墓；相国不改古衣冠，使君犹存晋风度。座中更有天随生^④，口食杞菊骨骀清；平生梦想不可见，岂期一旦皆相迎。主人灵圣尤难测，驱驾风云归顷刻；周游八极隘四溟，固知不是池中物^⑤。鰕生何幸得遭逢，坐令槁朽生华风！待以天厨八珍之异饌^⑥，饮以仙府九醞之深鍾^⑦。唾壶缺，尘柄折，醉眼生花双耳热。不来洲畔采明珠，不去波间摸明月；但将诗句写鲛绡，留向龙宫记奇绝。

歌咏俱毕，觥筹交错。但闻水村喔喔晨鸡鸣，山寺隆隆晓钟击。伍君先别，三高继往。王以红珀盘捧照乘之珠，碧瑶箱盛开水之角^⑧，馈赠于子述，命使送还。抵舟，则东方洞然，水路明朗，乃于中流稽首庙堂而去。

【注释】

①范石湖：即宋代诗人范成大，号石湖居士，江苏吴县人。

②元统：元顺宗年号，即公元1333~1335年。

③龙挂：即龙卷风，江浙一带，五、六月间，雷起云聚，忽然下雨，浓云中遥见似尾垂地而蜿蜒屈伸之形象，人称龙挂。

④垂虹：桥名，一名长桥，有七十二孔，桥上有亭，名垂虹亭，在吴江县东。

⑤沧浪：亭名，宋诗人苏舜钦建造。为苏州市名园。

⑥范相国：即帮助春秋时越王勾践灭吴的范蠡。

⑦张使君：即晋朝吴人张翰，使君是对刺史的称号，张翰曾在洛阳齐王同手下当大司马东曹掾，后思念故乡吴地，遂辞官回乡。

⑧陆处士：即唐朝长兴人，自号江湖散人的陆龟蒙，朝廷征召他，不去。处士就是不做官的隐士。

⑨负薪之女：即西施，传说她是苕萝打柴人的女儿。

⑩尤物：绝色的美女。

⑪高欢：隋朝渤海人，隋灭陈，杨广欲将陈后主宠妃张丽华纳为己有，高欢违命把张丽华杀了。后杨广登位当了皇帝，找了藉口把高欢杀死。

⑫大夫种：即越国谋臣文种，与范蠡同事越王勾践，出计灭吴，功成，范蠡劝他引退，不听，后为勾践所杀。

⑬鲁仲连：战国齐人。为人清高，喜为人排解纠纷。曾于游赵国时，力主赵不应听魏使所说帝秦的主张，又值信陵君率魏至，书赵王秦兵退走。后燕兵占聊城，仲连遗书燕将，聊城乃下。但他不受齐禄，退隐海上。

⑭张子房：即汉朝张良。刘邦封他为留侯，晚年好黄老，学辟谷术，从松子游，飘然远行。

⑮属镂：剑名，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自杀的剑。

⑯槁李：地名，在今浙江嘉兴县西南，《春秋定十四年》：“越放吴于槁李”。

⑰荣楯：饰有文采的栏杆。越国大夫文种作荣楯，镶嵌白玉黄金，形似龙蛇，献给吴王夫差。

⑱至德之庙：吴国的宗庙。

⑲餘艘：船名，亦作余皇。春秋吴公子光，即围閭率兵伐楚所乘之船。

⑳柏举：地名，春秋时，吴兵在此打败楚兵，进入郢都，在今湖北麻城县；黄池：夫差会盟诸侯和晋国争霸之地，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。

㉑甬东：越王勾践打败夫差，欲将夫差放逐之地，夫差不愿，自杀。在今浙江定海县。

㉒鸱夷：用作盛酒的马皮囊，吴王夫差用来装伍子胥的尸体，投入江中；驱白马于潮头：伍子胥临死时对其子说：……我当早晚乘潮来看吴国的失败，从此，海门山潮头汹涌，高数万丈，涌延百余里；见潮中伍子胥乘着素车白马。

②胥山：伍子胥死，吴人立祠江上，名曰胥山，在苏州西南。

③华亭鹤：晋陆机居华亭谷，事成都王司马颖，封他做后将军河北大都督。后司马颖听信谗言把他杀了，陆死前说：还能再听华亭鹤唳吗？华亭：在今江苏松江县西。

④甫里：今江苏吴县角直镇。角：音（lù）鲁。能言鸭：唐朝隐居不仕的陆龟蒙，隐居甫里笠泽，有人将其所养绿头鸭弹死，陆大呼，言其鸭能言，将献天子，谈人乃厚遗金帛，问鸭能言什么，说能自呼其名。

⑤缩项鳊：即汉水所产鳊鱼。六朝时襄阳刺史刘宋张敬儿给齐高帝肖道成送鳊鱼时，称“槎头缩项鳊”。

⑥冯夷：神话中的水神；海若：神话中的海神。

⑦八音：指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；韶：传说舜所作乐曲名。

⑧秦家公主：秦穆公的女儿弄玉。

⑨天随生：即陆龟蒙，天随子是其别号。

⑩池中物：指龙，三国时周瑜对孙权说刘备象蛟龙，不是池中物。

⑪天厨：星名，主盛饌；八珍：指龙肝、凤髓、豹胎、鲤尾、鸂鶒、猩唇、熊掌、酥酪蝉，八种珍贵的食品。

⑫九酝：经九次酿制的酒。

⑬开水之角：通天犀。

太虚司法传

冯大异，名奇，吴、楚之狂士也。恃才傲物，不信鬼神，凡依草附木之妖，惊世而骇俗者，必攘臂当之，至则凌慢毁辱而后已，或火其祠，或沉其像，勇往不顾，以是人亦以胆气许之。

至元丁丑^①，侨居上蔡之东门^②。有故之近村，时兵燹之后^③，荡无人居，黄沙白骨，一望极目。未至而斜日西沉，愁云四起，既无旅店，何以安泊。道旁有一古柏林，即投身而入，倚树少憩。鸛鹑鸣其前^④，豺狐嗥其后。顷之，

有群鸦接翅而下，或跂一足而啼，或鼓双翼而舞，叫噪怪恶，循环作阵。复有八九死尸，僵卧左右，阴风飒飒，飞雨骤至，疾雷一声，群尸环起，见大异在树下，踊跃趋附。大异急攀缘上树以避之，群尸环绕其下，或啸或骂，或坐或立，相与大言曰：“今夜必取此人！不然，吾属将有咎！”已而云收雨止，月光穿漏，见一夜叉自远而至，头有二角，举体青色，大呼阔步，径至林下，以手撮死尸，摘其头而食之，如啖瓜之状；食讫，饱卧，鼾睡之声动地。大异度不可久留，乘其熟寐，下树迸逸，行不百步，则夜叉已在后矣，舍命而奔，几为所及。遇一废寺，急入投之，东西廊皆倾倒，惟殿上有佛像一躯，其状甚伟。见佛背有一穴，大异计穷，窜身入穴，潜于腹中，自谓得所托，可无虞矣。忽闻佛像鼓腹而笑曰：“彼求之而不得，吾不求而自至，今夜好顿点心，不用食斋也！”即振迅而起，其行甚重，将十步许，为门限所碍，蹶然仆地，土木狼藉，胎骨糜碎矣。大异得出，犹大言曰：“胡鬼弄汝公，反自掇其祸！”

即出寺而行。遥望野中，灯烛荧煌，诸人揖让而坐。喜甚，驰往赴之。及至，则皆无头者也，有头者则无一臂，或缺一足。大异不顾而走。诸鬼怒曰：“吾辈方此酣畅，此人大胆，敢来冲突！正当执之以为脯馐耳^⑤。”即踉跄哮吼，或搏牛粪而掷，或攫人骨而投，无头者则提头以趁之。前阻一水，大异乱流而渡^⑥，诸鬼至水，则不敢越。暮及半里，大异回顾，犹闻喧哗之声，靡靡不已。须臾，月堕，不辨蹊径，失足坠一坑中，其深无底，乃鬼谷也。寒沙眯目，阴气彻骨，群鬼萃焉。有赤发而双角者，绿毛而两翼者，鸟喙而獠牙者，牛头而兽面者，皆身如蓝靛，口吐火焰，见大异至，相贺曰：“仇人至矣！”即以铁纽系其颈，皮绱拴其

腰^⑦，驱至鬼王之座下，告曰：“此即在世不信鬼神，凌辱吾徒之狂士也。”鬼王怒责之曰：“汝具五体而有知识，岂不闻鬼神之德其盛矣乎？孔子圣人也，犹曰敬而远之。大《易》所谓载鬼一车，《小雅》所谓为鬼为蜮^⑧。他如《左传》所纪，晋景之梦，伯有之事^⑨，皆是物也。汝为何人，独言其无？吾受汝侮久矣！今幸相遇，吾乌得而甘心焉。”即命众鬼卸其冠裳，加以捶楚^⑩，流血淋漓，求死不得。

鬼王乃谓之曰：“汝欲调泥成酱乎？汝欲身长三丈乎？”大异念泥岂可为酱，因愿身长三丈。众鬼即摔之于石床之上，如搓粉之状，众手反复而按摩之，不觉渐长，已而扶起，果三丈矣，袅袅如竹竿焉。众笑辱之，呼为长竿怪。王又谓之曰：“汝欲煮石成汁乎？汝欲身矮一尺乎？”大异方苦其长，不能自立，即愿身矮一尺。众鬼又驱至石床上，如按面之状，极力一捺，骨节磔磔有声，乃拥之起，果一尺矣，团圞如巨蟹焉。众又笑辱之，呼为蜷蜷怪^⑪。大异蹒跚于地，不胜其苦。旁有一老鬼，抚掌大笑曰：“足下平日不信鬼怪，今日何故作此形骸？”乃请于众曰：“彼虽无礼，然遭辱亦甚矣，可怜许，请宥之！”即以两手提挈大异而抖擻之，须臾复故。

大异求还，诸鬼曰：“汝既到此，不可徒返，吾等各有一物相赠，所贵人间知有我辈耳。”老鬼曰：“然则，以何物赠之？”一鬼曰：“吾赠以拨云之角。”即以两角置于大异之额，岌然相向。一鬼曰：“吾赠以哨风之嘴。”即以一铁嘴加于其唇，尖锐如鸟喙焉。一鬼曰：“吾赠以朱华之发。”即以赤水染其发，皆鬚髻而上指^⑫，其色如火。一鬼曰：“吾赠以碧光之睛。”即以二青珠嵌于其目，湛湛而碧色矣。老鬼遂送之出坑曰：“善自珍重，向者群小溷浊，幸勿记怀也。”

大异虽得出，然而顶拨云之角，戴哨风之嘴，被朱华之发，含碧光之睛，俨然成一奇鬼。到家，妻孥不敢认；出市，众共聚观，以为怪物；小儿则惊啼而逃避。遂闭户不食，愤懑而死。临死，谓其家曰：“我为诸鬼所困，今其死矣！可多以纸笔置柩中，我将讼之于天。数日之内，蔡州有一奇事^⑬，是我得理之时也，可沥酒而贺我矣。”言讫而逝。过三日，白昼风雨大作，云雾四塞，雷霆霹雳，声振寰宇，屋瓦皆飞，大木尽拔，经宿始霁。则所堕之坑，陷为一巨泽，弥漫数里，其水皆赤。忽闻柩中作语曰：“讼已得理！诸鬼皆夷灭无遗！天府以吾正直，命为太虚殿司法^⑭，任职隆重，不复再来人世矣。”其家祭而葬之，舁柩之间^⑮，如有灵焉。

【注释】

①至元丁丑：公元1337年。

②上蔡：即河南上蔡县。

③兵燹（xiǎn）：指兵乱中纵火焚烧。

④鸱鸺（xiūliú）：猫头鹰。以所鸣之声为名，又名鸱侯、训狐、薰胡。

⑤脯胾（zì）：干肉和大块的肉。

⑥乱流：横渡。

⑦箝：绳索。

⑧蜮（yù）：能含沙射人，使人发病的动物，又名短狐、射工。

⑨伯有之事：见《左传》：春秋时郑国大夫良霄字伯有。他主持国政时，与驷带、子皙等发生争执，被杀。传说他死后变为厉鬼，迷信的人因而常捕风捉影，互相惊扰。

⑩捶楚：木棒和荆杖，打人的工具，因而称为杖刑。

⑪蜋蜷：小蟹，又名蜋蛄、蜋蟪，上海、浙江人喜食。

⑫鬻鬻（péngsèng）：发乱貌。

⑬蔡州：今河南汝南县。

⑭司法：主管刑法的官，元时已废。这时作者的设想。

⑮肫（xi）𦏧（xiǎng）：指声音或气体的传播、弥散。后用以比喻神灵感应或灵感通微。

修文舍人传

夏颜，字希贤，吴之震泽^①人也。博学多闻，性气英迈，幅巾布裘，游于东西两浙间。喜慷慨论事，亹亹不厌，人每倾下之。然而命分甚薄，日不暇给，尝喟然长叹曰：“夏颜，汝修身谨行，奈何不能润其家乎？”则又自解曰：“颜渊困于陋巷，岂道义之不足也？贾谊屈于长沙^②，岂文章之不赡也？校尉封拜而李广不侯^③，岂智勇之不逮也？侏儒饱死而方朔苦饥^④，岂才艺之不敏也？盖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。吾知顺受而已，岂敢非理妄求哉！”

至正初，客死润州，葬于北固山下^⑤。友人有与之契厚者，忽遇之于途，见颜驱高车，拥大盖，峨冠曳珮，如侯伯状，从者各执其物，呵殿而随护，风采扬扬，非复往日，投北而去。友人不忍呼之。一日，早作，复遇之于里门，颜遽褰帷下车而施揖曰：“故人安否？”友人遂与叙旧，执手款语，不异平生。乃问之曰：“与君隔别未久，而能自致青云，立身要路^⑥。车马仆从，如此之盛；衣服冠带，如此之华，可谓大丈夫得志之秋矣！不胜健羨之至！”颜曰：“吾今隶职冥司，颇极清要。故人下问，何敢有隐，但途路之次，未暇备述，如不相弃，可于后夕会于甘露寺多景楼^⑦，庶得从容时顷，少叙间阔，不知可乎？望勿以幽冥为讶，而负此诚约也。”友人许之。告别而去。

是夕，携酒而往，则颜已先在，见其至，喜甚，迎谓曰：“故人真信士，可谓死生之交矣！”乃言曰：“地下之乐，不减人间，吾今为修文舍人^⑧，颜渊、卜商旧职也^⑨。冥司用人，选擢甚精，必当其才，必称其职，然后官位可居，爵禄可致，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，可以门第而进，可以外貌而滥充，可以虚名而躐取也。试与君论之：今夫人世之上，仕路之间，秉笔中书者，岂尽萧、曹、丙、魏之徒乎^⑩？提兵阃外者，岂尽韩、彭、卫、霍之流乎^⑪？馆阁摛文者，岂皆班、扬、董、马之辈乎^⑫？郡邑牧民者，岂皆龚、黄、召、杜之俦乎^⑬？骐驎服盐车而驾骀戾刍豆^⑭，凤凰栖枳棘而鸱鸢鸣户庭，贤者槁项黄馘而死于下^⑮，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世，故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正坐此也。冥司则不然，黜陟必明^⑯，赏罚必公，昔日负君之贼，败国之臣，受穹爵而享厚禄者，至此必受其殃；昔日积善之家，修德之士，阨下位而困穷途者，至此必蒙其福。盖轮回之数，报应之条，至此而莫逃矣。”遂引满而饮，连举数觥，凭栏观眺，口占律诗二章，吟赠友人曰：

笑拍阑干扣玉壶，林鸦惊散渚禽呼。一江流水三更月，两岸青山六代都。富贵不来吾老矣，幽明无间子知乎？旁人若问前程事，积善行仁是坦途。

满身风露夜茫茫，一片山光与水光。铁瓮城边人玩月^⑰，鬼门关外客还乡。功名不博诗千首，生死何殊梦一场！赖有故人知此意，清谈终夕据藤床。

吟讫，搔首而言曰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仆在世之日，无德可称，无功可述。然而著成集录，不下数百卷；作为文章，将及千余篇。皆极深研几，尽意而为之者。奄忽以来，家事零替，内无应门之童，外绝知音之士；

盗贼之所攘窃，虫鼠之所毁伤，十不存一，甚可惜也。伏望故人以怜才为念，恤交为心，捐季子之宝剑^⑧，付尧夫之麦舟^⑨，用财于当行，施德于不报；刻之桐梓^⑩，传于好事，庶几不与草木同腐，此则故人之赐也。兴言及此，惭愧何胜！”友人许诺。颜大喜，捧觞拜献，以致丁宁之意。已而，东方渐曙，告别而去。

友人归吴中，访其家，除散亡零落外，犹得遗文数百篇，并所著《汲古录》、《通玄志》等书，亟命工镂版，鬻之于肆，以广其传。颜复到门致谢。自此往来无间，其家吉凶祸福，皆前期报之。三年之后，友人感疾，颜来访问，因谓曰：“仆备员修文府，日月已满，当得举代。冥间最重此职，得之甚难。君若不欲，则不敢强；万一欲之，当与尽力。所以汲汲于此者，盖欲报君镂版之恩耳。人生会当有死，纵复强延数年，何可得居此地也？”友人欣然许之，遂处置家事，不复治疗，数日而终。

【注释】

①震泽：即太湖。

②贾谊：汉洛阳人，少有才，文帝时名为博士，升大中大夫。贾谊改革朝政。上疏陈政事，言时弊，为大臣所忌，出为长沙王太傅，迁梁王太傅，卒时年33岁。

③李广：汉陇西成纪人，善骑射，文帝时击匈奴有功，封武骑常侍，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。匈奴不敢犯境，号称“飞将军”。然与匈奴前后战七十余次，未能封侯，而比李广职位低的校尉们却拜将了。后随卫青攻击匈奴，因迷路而受处分，愤而自杀。

④方朔：即东方朔，汉武帝时大臣，生性诙谐，语多含讥讽。“侏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”，是他最有名的话。

⑤润州：即镇江，北固山在镇江北约一里。侏儒：矮小的人；

⑥青云：喻官高爵显；要路：显要的地位。

⑦甘露寺：在镇江北固山第一峰，相传是三国孙吴所建；多景楼：在甘露寺内，宋朝镇江郡守陈天麟所建。

⑧修文：传说晋苏韶死后现形，说颜渊、卜商现在地下任修文郎。后因称文人有才华而早死为地下修文；舍人：古时执掌文书侍从的官。

⑨卜商：即孔子弟子子夏。

⑩萧：指萧何，汉宰相；曹：指曹参。萧何死后继为宰相；丙：指丙吉，汉宣帝时封博阳侯，代魏相为宰相；魏：指汉宣帝时宰相魏相。

⑪阃(kǔn)外：指统兵在外。韩：指韩信；彭：指汉初功臣彭越，刘邦封他为梁王；卫：指卫青，汉武帝时大将军，讨伐匈奴立功，封长平侯；霍：指霍去病，卫青的外甥，伐匈奴有功，封冠军侯。

⑫班：指汉班固，曾续写《汉书》；杨：指雄，汉时著名文人，擅长词赋；董：指董仲舒，汉武帝时著名儒家人物，精《春秋》；马：指司马相如，善词赋，武帝时通西南夷有功。

⑬龚：指龚遂，汉宣帝时为渤海太守，教民耕桑，县内大治；黄：指黄霸，宣帝时任颍川太守，扬州刺史，治绩称天下第一；召：指吕信臣，汉元帝时任南阳太守，后迁河南太守，治绩常为第一，人称召父；杜：指杜诗，后汉刘秀时任南阳太守，政治清平，人称召父杜母。

⑭服盐车：见贾谊《吊屈原赋》：“骥垂西耳服盐车兮”意即千里马去拉运盐的车，喻大才小用；弩骀：劣马；厌：同蹇，乌豆；草和豆。

⑮槁项黄馘(gù)：槁：枯槁；馘：脸；意即面黄肌瘦。

⑯黜(chù)陟：降官称黜，升官称陟。

⑰铁瓮城：江苏镇江市的内城，明时改建，旧城已废。

⑱捐季子之宝剑：季子指春秋时吴王季苧的小儿子，封子延陵，因称延陵季子。在他出使途经徐州时，徐君爱他所佩之剑，当季子出使回国到徐州时徐君已死，季子把剑挂在徐君墓前树上而去。

⑲尧夫：指宋范仲淹之子范纯仁。一次他去苏州取麦五百斛，船过丹阳遇见遭遇三桩丧事无力埋葬的石曼卿，他把麦全送给了石曼卿。其父范仲淹听了石曼卿的事说为什么不把麦送给他？尧夫说已送给他了。

⑳桐梓：桐树与梓树。适于作刻印用，所以，刻之桐梓，就是印书。

鉴湖夜泛

处士成令言，不求闻达，素爱会稽山水。天历间，卜居鉴湖之滨^①，诵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”之句，终日遨游不辍。常乘一叶小舟，不施篙橹，风帆浪楫，任其所之，或观鱼水涯，或盟鸥沙际，或蘋洲狎鹭，或柳岸闻莺。沿湖三十里，飞者走者，浮者跃者，皆熟其状貌，与之相忘，自去自来，不复疑惧。而樵翁、耕叟、渔童、牧竖遇之，不问老幼，俱得其欢心焉。

初秋之夕，泊舟千秋观下^②，金风乍起，白露未零，星斗交辉，水天一色，时闻菱歌莲唱，应答于洲渚之间。令言卧舟中，仰视天汉，如白练万丈，横亘于南北，纤云扫迹，一尘不起。乃扣船舷，歌宋之问明河之篇^③，飘飘然有遗世独立，羽化登仙之意。舟忽自动，其行甚速，风水俱驶，一瞬千里，若有物引之者，令言莫测。须臾，至一处，寒气袭人，清光夺目，如玉田湛湛，琪花瑶草生其中；如银海洋洋，异兽神鱼泳其内。乌鸦群鸣，白榆乱植。令言度非人间，披衣而起，见珠宫岌然，贝阙高耸。有一仙娥，自内而出，被冰绡之衣，曳霜纨之帔，戴翠凤步摇之冠^④，蹑琼纹九章之履^⑤。侍女二人，一执金柄障扇，一捧玉环如意，星眸月貌，光彩照人。至岸侧，谓令言曰：“处士来何迟？”令言拱而对曰：“仆晦迹江湖，忘形鱼鸟，素乏诚约，又昧平生，何以有来迟之问？”仙娥笑曰：“卿安得而识我乎？所以奉邀至此者，盖以卿夙负高义，久存硕德，将有诚悃，藉卿传之于世耳。”乃请令言登岸，邀之入门，行数十步，见一

大殿，榜曰：天章之殿。殿后有一高阁，题曰：灵光之阁。内设云母屏，铺玉华簟，四面皆水晶帘，以珊瑚钩挂之，通明如白昼。梁间悬香球二枚，兰麝之气，芬芳触鼻。

请令言对席坐而语之曰：“卿识此地乎？即人世所谓天河，妾乃织女之神也。此去尘间，已八万余里矣。”令言离席而言曰：“下界愚民，甘与草木同腐。今夕何幸，身游天府，足践仙宫，获福无量，受恩过望。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，授以何言？愿得详闻，以释尘虑。”仙娥乃低首敛躬，端肃而致词曰：“妾乃天帝之孙，灵星之女^⑥，夙禀贞性，离群索居。岂意下土无知，愚民好诞，妄传秋夕之期，指作牵牛之配，致令清洁之操，受此污辱之名。开其源者，齐谐多诈之书^⑦；鼓其波者，楚俗不经之语^⑧；傅会其说而倡之者，柳宗元乞巧之文^⑨；铺张其事而和之者，张文潜七夕之咏^⑩。强词雄辩，无以自明；鄙语邪言，何所不至！往往形诸简牍，播于篇章，有曰：‘北斗佳人双泪流，眼穿肠断为牵牛。’又曰：‘莫言天上稀相见，犹胜人间去不回！’有曰：‘未会牵牛意若何，须邀织女弄金梭。’又曰：‘时人不用穿针待，没得心情送巧来。’似此者不一而足，亵侮神灵，罔知忌憚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”

令言对曰：“鹊桥之会，牛渚之游，今听神言，审其妄矣。然如嫦娥月殿之奔，神女高唐之会，后土灵佑之事，湘灵冥会之诗，果有之乎，抑未然乎？”仙娥恍然曰：“嫦娥者，月宫仙女；后土者，地祇贵神；大禹开峡之功，巫神实佐之；而湘灵者，尧女舜妃。是皆圣贤之裔，贞烈之伦，乌有如世俗所谓哉！非若上元之降封陟^⑪，云英之遇裴航^⑫，兰香之嫁张硕^⑬，彩鸾之配文箫^⑭，情欲易生，事迹难掩者也。世人咏月之诗曰：‘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